

《降头》

《降头》

走进病房，一看到那一盆花卉，原振侠就不禁怔了一怔。

病房在医院新建的西翼建筑的顶楼，是特等病房，病床放在里间，外间是一个相当宽敞的，连着阳台的起居室，布置得舒适简洁。看起来，不像是医院的病房，倒像是间十分雅洁的高级酒店房间。而且，所有的陈设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白色，而是由多种悦目淡雅的色彩所组成的，是设计师精心设计的结果。

能够住进这种特等病房的病人，身分自然非富则贵，而且，通常来说，病情都未必见得严重。身分地位高的人，名也有了，利也有了，最关心的事，自然就是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这似乎是毫无例外的事。所以，就算有一点小毛病，也会进医院来住几天，乘机检查一下身体，以求益寿康健。

身分地位高的人，一进了医院，自然诸亲好友送来的鲜花也特别多，所以在特等病房的起居室中，特别设计专门放置鲜花的架子。可是这里的花架上，一直什么花也没有，这个病人在进来之后，不但没有探访者，也没有人送鲜花，花架子一直空着，直到今天，才有了一盆花。

那是任何人一进来，只要向花架子看上一眼，就一定会注意到的一盆花。

花的形状并不特别，花朵很大，有点像芍药花，一共是九朵，每一朵都在盛放的状态之中，看起来有一种生命怒茁的感觉。花种在一只普通的绿色的盆子中，九朵花，每一朵的高低不同，像是插花名家的精心杰作。这些都不算什么，使得那九朵花叫人一看就注意的，是它们的颜色。

那一束花，是黑色的——漆一般浓的黑色！

原振侠这时，倒也不单是震惊于黑色的花朵，而是他对于这种浓漆一样的黑色，心有余悸。看到了这种黑色的花，使他想起了那一艘里里外外，全都是黑色的游艇，和游艇的主人——与诡异莫测的魔王，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那个美丽的女郎。

这个女郎和原振侠的一个好朋友，目前正利用他们的财势，在鼓吹一种邪教。目的是要信奉的人，自愿把自己的灵魂出让给魔王，以换取魔法的降临，而达成灵魂出卖者的愿望。

这是一个十分令人不愉快，甚至一想起来就打寒战的故事。在原振侠许多怪异的经历之中，他最不愿想起的，也就是这个“魔女”的故事。所以，他看到了浓黑色的花朵，就自然而然地心中发怔。

原振侠的视线，在那束黑色的花朵上停留了一下，心中在想：这样的一盆花，送给“魔女”，倒是十分适合的！

他不由自主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这个动作的结果是，他很清楚地感到一阵十分浓烈的甜香——那种花香，也是原振侠从未曾经历过的，一时之间，他只能想起满树桂花。

可是桂花的甜香是软腻的，不像这股花香那样叫人联想起刚烈，所以，当时闻起来，才会那么突出。

原振侠并未曾把那种十分特别的花香，和那束黑色的花朵联系在一起。因为，植物学家早就做过研究，纯黑色的花朵，在自然状况下是不存在的。

一般来说，深紫色的花就被视为黑色的了。例如中国人最喜欢的花——牡丹花，就有所谓黑色的品种，但是所谓“黑牡丹”，其实也只不过是深紫色而已，黑色的郁金香也是一样。

而花朵在自然状态之中，没有黑色的原因，植物学家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被普遍接受了一种说法是：植物由于要依靠昆虫来传播花粉，使生命延续下去，所以花朵也需有着能吸引昆虫的色彩和气味。而昆虫是不喜欢黑色的，所以，就算以前有黑色花朵的植物，也因为黑的条件不适应，而遭到了自然的淘汰。

所以，自然界没有黑色的花朵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原振侠一看到那束黑色的花朵时，所想到的是：那是一盆假花。

假花自然不会有香味，所以他也未曾把那种突出的香味，和黑色的花朵，在思绪中联想在一起。

这时，他除了想到不久之前，有关“魔女”的不愉快事情之外，又想到：谁送一盆假花来呢？

送假花到病房，本来已经够不适宜的了，何况还是黑色的假花！可能送花者只是一种恶作剧，或者是没有恶意的开玩笑，可是对病人来说，就有可能引起心理上的不愉快。

尤其，原振侠作为这个病人的主治医生，他知道病人非常敏感，明明通过了严格的全身检查，而仍有疑虑。检查范围之广，其实已超过了一般健康检查的原则——许多额外的检查，医生认为根本是不必要的，而且，被检查者要忍受着相当程度的痛苦，例如在脊椎骨中，抽出脊髓来等等。可是由于病人的坚持，还是一一进行，而检查的结果是，一切都十分健康正常。

然而，病人虽然没有说什么，可是他的神态，作为医生可以看得出来，病人心中认为，死亡正在威胁着他！

原振侠强烈地感到，这个病人心理上有这种压力，所以他曾要求精神病科的专家来会诊过。可是病人一知道了会诊医生的身分之后，就怒气冲天地把精神病专家赶了出去。

从原振侠和这个病人的一些对话中，可以看出这个病人的心态。前几天，在所有对人体可以做的检查全部结束，而且都有了确切的报告之后，原振侠用轻松的脚步走进特等病房，而且用十分轻松的语调对病人说：“一切检查，全都证明你身体的各部分完全健康正常，你每一秒钟都可以离开医院！”

病人听了之后，低头不语，神情十分郁郁不乐，像是充满了心事。

（趁这个机会，介绍一下这个病人，因为在这个故事的以后发展中，这个病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。）

当原振侠被这个病人指定作为主治医生之前，他并没有见过他。

那天，在办公室，他接到了院长的电话：“有一位席先生，有连纳斯博士的介绍信，指定要你替他主诊，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。”

原振侠自然知道连纳斯博士是什么人，那是世界著名的热带病理学权威，在斯里兰卡，主持一个国际规模的热带病理研究院。

那位“姓席的先生”，有着这样一位大科学家的介绍信，虽然说医生不应该注意病人的身分，只应该注意病人的疾病，但是人总不免有小小的缺点——对于身分特殊的病人，总会引起医生一些特别的关注的。

当时，原振侠心中就想：为什么指定要自己主诊呢？他一面想，一面在电话中回答：“热带病并不是我的专长，这位病人……”

不等他讲完，院长已经呵呵地笑了起来：“你快来吧！依我看，这位先生身体健康得很，什么病也没有，他多半是想做一次详细的身体检查！”

原振侠到了院长的办公室，第一次见到了那位病人。他看来大约三十七、八岁，瘦削而高，有着一种天生的高贵气质，皮肤的色泽看来十分黝黑，可是脸色却又相当苍白。

（这并不矛盾，甚至黑人也有脸色苍白的时候。）

他的脸形稍嫌狭长，但是却突出了他十分有神采的眼睛，和相当高的鼻子。只是他的眼神看起来相当忧郁，绝不是一个快乐的人应有的眼神。

他的口唇比普通人的厚，不过线条非常明显。

原振侠对这个病人的初步印象是：这是一个可以被称为美男子的男人，而且一定是一个十分有内涵的男人。

所以，当他和对方握手，发现对方的手指修长，而头发又天然鬈曲的时候，他心中立即想到：他一定是一位艺术家，多半是音乐家，更可能是钢琴家。

可是他却没说出来。使他没有一下子说出“阁下是音乐家”这句话来的原因是，他同时又看到了对方的左手无名指上，戴着一枚钻石戒指。戒指上所镶的钻石相当大，至少有五克拉，而且质地极佳，即使是在普通的室内光线之下，也熠熠生光。

如果说，初见面有一点不好印象的话，那是由于这枚戒指。

那也令他想到，一位艺术家，再富有，也多半不会有这种俗气的装饰。所以，他感到自己对对方所作出的估计是错了。

握手之后，那位“姓席的先生”用十分标准的英语自我介绍：“我的名字是席？朋加拉？泰宁。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先介绍了自己，然后问：“阁下是……”

他的意思，是想问对方是哪国人。这个名字，显然不是中国人的名字，而对方看来，明显地是亚洲人，所以原振侠才想问。

可是，那位席？朋加拉？泰宁先生，却有意规避着这个问题，只是礼貌地微笑了一下：“我有几个中国朋友，他们都叫我席泰宁，我就算姓席好了！”

原振侠扬了扬眉，自然没有再问下去。院长在这时递过了一封信来：“这是连纳斯博士写给我的信，你应该先看一看。”

原振侠心中有点纳闷，可是他在迅速把信看了一遍之后，就明白院长为什么要他“先看一看”了。

这就是博士的信：

介绍“病人”席？朋加拉？泰宁先生到贵院来，我在病人这个字加上引号，是由于根据我的诊断，这位先生的健康状况极佳，根本没有病。可是他坚持要到医院就诊，所以我才写这封介绍信给阁下。

席？朋加拉？泰宁先生并且要我向阁下，转达他的一个特别愿望。他将会指定贵院的某一位医生主诊，并且，他不愿意透露他的身分——其实，他的身分连我也不知道——所以，只把他当作一个病人，不要追究其它，我深信他极为富有，所以，可以负担任何费用。

这是一封十分特别的介绍信，而且是连纳斯博士亲笔书写的，益发显

得介绍十分郑重。

原振侠看了介绍信之后，略想了一想——在这时候，去打量那个不愿透露自己身分的人，是不礼貌的举动，所以原振侠只是在心中想：这个人的身分，究竟是什么？但是随即，他感到那是没有意义的事，管他是皇帝还是乞丐，只要他有病，医治的方法都是相同的。

所以，他用十分自然的态度，把信交给了院长，同时转问席泰宁：“席先生的意思是……”

席泰宁立即道：“我想请原医生，先替我作详细的检查。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可以！”

当他在答应的时候，他也绝未曾想到，所谓“详细检查”，竟然会详细到这种程度！

于是，通过迅速的安排，席泰宁先生，作了原振侠医生的病人，住进了医院的特等病房。

第二天，检查就开始，自然已经够详细的了，可是席泰宁却一次又一次地，要求再作各种各样的检查。

将近十天，原振侠应他的要求，进行着检查工作。同时，也在小心地观察着他的心态。

泰宁十分忧郁，心事重重，不怎么说话。在沉默的时候，他总是皱着眉，像是在想什么，而且，他几乎不能忍受自然的黑暗，一到了天色入暮时，他就会显得十分不安，而且开始喝酒——医院中本来是绝不能喝酒的，可是一则是特等病房的病人总有点特权；二则是在第一天的检查之后，原振侠就肯定他根本没有甚么病。所以当第一次席泰宁当着医生的面前，取出一瓶名贵罕有的“雪里涅克”陈年白兰地酒时，他向原振侠望了一眼，原振侠只是作了一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从这之后，席泰宁每晚喝酒，也就成了惯例。

席泰宁的酒量十分好，一瓶酒，到第二天，就只见一个空瓶，而他一点醉意都没有。

为了进一步了解病人，原振侠曾一直陪他喝酒到午夜。通常喝了酒的人，话一定相当多，可是席泰宁却不同，只是喝酒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只是愈喝酒，神情就愈是沉郁。而且，中间发出的叹息声，也可以使人明显地感到他心情的痛苦。

原振侠企图使他说出心事，可是不成功。在几天之后，原振侠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：他要求的种种检查，证明他真的以为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有病，会令他致命。这就是为什么，原振侠要请精神病医生来会诊的原因。

会诊的结果，极不愉快。一向十分君子，举止自然高贵的席泰宁，疯狂一样地发怒，把精神病专家赶了出去。

不过原振侠倒也得到了专家的意见：“这个病人，自己以为身体内有一种隐藏着的，可以致命的疾病，这种例子并不罕见。尽管他自己不愿意，你还是要提议他接受精神病治疗，不然，他会被自己心中，这种固执而怪诞的想法害死！”

所以，当原振侠那天用轻松的语气，向席泰宁说了他每一秒钟都可以离开医院，他的健康绝无问题之后，席泰宁的反应，并不令他惊讶。

席泰宁当时，在听了原振侠的话之后，先是转头望向窗外，然后，双手捧住了头，用十分哀伤的语调道：“你们查不出来！”

原振侠虽然并不感到意外，但是在那一刹那间，他也有一种冲动——

真想一把抓住席泰宁浓密而又鬈曲的头发，把他直摔出病房去！

他甚至于已经伸出手去了。当他意识到，自己当然不能这样做，而想立时缩回手来的时候，席泰宁却突然抬起头来，双手一起握住了原振侠的手。他在这时，望向原振侠的眼神，完全是一个处在绝望境地中的人，向人求助而发出的一种神色！

原振侠吃了一惊，但还是用十分镇定的声音说：“你想说甚么，只管说！”

席泰宁的口唇发着抖，显然他是想说什么。可是过了好几分钟，却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来，只是唉了一声，松开了手：“看看……是不是还有什么部分忘了检查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连头发和指甲都化验过了，还有什么可以检查的？席先生，对，有一样还需检查的，就是你的精神状态。”

席泰宁用坚决拒绝的神态和语气回答：“不！走开，我自己明白，我的精神状态十分正常！”

原振侠有忍无可忍之感，冷笑着，用医生绝不应该对病人说话的态度道：“那么，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，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！”

原振侠在这样说的时侯，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医生是不应该这样对病人说话的，可是对方根本不是病人，自然不同。

席泰宁转过身去：“我还不想出院，你仍然是我的主治医生！”

原振侠一声不出，转身就离开病房。

席泰宁“可以负担任何费用”，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，单是他每天所喝的那瓶酒，就是一个高级职员一个月的薪水。原振侠对他的来历身分，曾经有过一个时间的好奇，但现在也没有兴趣了。

虽然，由于席泰宁一直维持着十分有教养的风度，还不至于令原振侠感到厌恶，但是他自然而然地，对席泰宁冷淡了许多。

自从那天起，作为主治医生，原振侠不过是每天进病房三次，给“病人”量量体温、血压，用听诊器听听，问“病人”有甚么不舒服，只此而已。

自然，原振侠不管“病人”的多次坚拒，还是每次都建议他，去向精神病专家就诊。

可是席泰宁的态度，一直都很忧郁，甚至终日一句话也不说，也不知他在想些什么。

原振侠曾将这个情形向院长提起过。医院中各式各样的怪病人都有，但是像席泰宁那样的却很少有，院长也拿不出办法来，只好由得他住下去。

而今天，忽然多了一盆黑色的假花！

原振侠立时想到的是，黑色代表死亡，对席泰宁来说，这种怪异的变化，一定会引起他情绪上的不安。希望花是才送进来的，席泰宁还未曾见到，他要赶快把这盆假花拿出去！

当他这样想着的时候，他快步向花架子走去，而当他走近去的时候，那股浓香也愈来愈甚。虽然他心中认定那是一盆假花，可是也可以肯定，那种浓香，是由这盆花所发出来的！

要使假花能发出香味的方法，自然很多，最简单的，就是在假花上喷上大量的香水。

那么，送花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

原振侠一面想，一面来到了花架前。当他低头去看那盆花的时候，那

种香味就更浓，几乎使得他的呼吸也有点不畅顺。原振侠急忙直了直身子，也就在这时候，他发现那盆花不是假花，是真正的花，真正的纯黑色的花！花枝是深棕色的，有着细密的刺，没有叶，就只有花朵——约成人手掌一般大小的花！

这使原振侠感到极度的惊讶，当他再度低下头去，想更仔细地去观察那盆奇异的花朵时，席泰宁的声音自他身后传了过来：“别凑得太过近，这种花是有毒的，花粉的毒性很烈！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，这才注意到，黑色的花朵，有着浓黑如漆的深黑色花蕊，雌花蕊十分突出，雄蕊上有着同样黑色的花粉。

原振侠的原意，是不想让席泰宁看到那盆花的，这时，他自然知道自己不必多此一举了。他转过身来，看到席泰宁的神情十分怪异，像是有着一种异样的兴奋，可是却又带着焦切。

原振侠向那盆花指了一指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

席泰宁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走到花架之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像是在嗅着花香：“不但花粉有毒、花梗有毒、花瓣有毒、花根有毒，连花香也有毒！”

原振侠望着他，对他的话，很有点莫测高深之感，等着他进一步的解释。

席泰宁再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这种花的香味，闻名天下，会使人迷醉。效果和喝酒、抽大麻、甚至服食迷幻药差不多，会使人产生十分美丽的幻觉！”

原振侠扬了扬眉：“不必通过焚烧的过程，单闻花香就会使人迷醉？”

席泰宁点了点头，走开了几步，坐了下来。原振侠又向那盆花望了一眼，这时，他只感到这盆黑色的花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邪异之感。

他沉声道：“既然这盆花是有毒的，我认为它不适宜放在病房之中！”

席泰宁像是早已料定会有这种情形出现，他的反应来得又快又镇定：“医生，对于你们不懂的事，最好别表示任何意见！”

原振侠心中有点恼怒，扬了扬手。可是不等他开口，席泰宁已经抢着道：“这盆花，可以做到你们这家设备精良、人才济济的大医院做不到的事！”

他的话中，有着明显的讽刺意味。原振侠自然可以听得出来，当下就冷冷地道：“是生嚼花朵呢，还是煎成药茶吃下去，就能医得好你的疑心病？”

他本来想说“就能医得好你的精神病”的，但是一转念之间，把“精神病”改成了“疑心病”，口气上自然缓和了许多。

可是席泰宁还是十分恼怒，沉声重复道：“对你不了解的事，最好不要发表意见！”

原振侠提高了声音：“有什么不了解的？你没有病，这种花也不能帮你什么，我全了解！”

席泰宁立即用十分急速的声音反问：“你了解？请问你对‘降头’了解多少？”

一时之间，原振侠实在无法听懂他这句话，只好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原振侠听不懂席泰宁这句话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因为他们一直用英语在交谈，而在说到“降头”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席泰宁并没有用英语，而是使用了中国粤语的发音，像“功夫”、“云吞”已成了英语词汇一样的说法。所以一刹那间，原振侠实在无法把这两个字的发音，和“降头”这两个字联系

起来，在思绪上形成一个概念。

而当原振侠反问了一下之后，席泰宁的反应十分奇怪。刹那间，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无比，眼神之中也流露出十分惊恐的神色。像是他刚才在气头上，急速地讲出来的那句话，是泄露了什么秘密，立刻会有大祸临头一样！

原振侠等了一等，得不到他的回答，又再追问了一句：“刚才你说什么？”

席泰宁站了起来，挥着手，又坐了下去，像是下了最大的决心一样，自他的口中，道出了两个字来：“降头！”

说出那两个字，对他来说，像是不知要花多大的力气。讲完之后，他不由自主地喘着气，而且，额角上也见汗珠渗了出来。

可是原振侠还是不懂。自然，原振侠如果看到了“降头”这两个字的话，他是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。可是单听声音，他实在无法在那种突兀的情形下，联想到对方忽然会提到“降头”这件事！

他只是仿真着这两个字的发音，然后十分疑惑地问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席泰宁现出了一个十分苦涩的笑容来，喃喃地道：“要是知道那是什么倒好了！”

原振侠看出席泰宁的神态十分认真，他忙道：“不能有最简单的说明？”

席泰宁望着原振侠，气息急促：“最简单的说明就是，那是一种巫术——”

这句话一出口，原振侠陡然之间明白了。他吸了一口气：“哦，降头！对不起，我实在想不到，你会忽然提起这件事来。降头，当然，我对降头是没有什么了解，你为什么忽然想到它……”

原振侠讲到这里，陡然住口，用一种十分惊疑的目光，望定了席泰宁。有一句问话，在他的喉间打着转，可是却没有问出来。

没有问出来的原因是，他觉得这句话如果问了出来，那将是一桩十分滑稽的事情！

他想问的那句话是：“席先生，难道你是中了什么降头？”

作为一个医生，原振侠自然不能这样问。

刚才席泰宁所做的最简单的说明是：那是一种巫术。这说明自然不足以概括“降头”的丰富内容，但这已是十分简单明了的了。

原振侠是西医，是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的，而巫术却全然是玄学范围中的事。

然而，原振侠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。他曾有亲身的经历，证明巫术的存在，巫术的诅咒，可以应验在被诅咒者的下一代身上！这种经历又使他确信，人类科学所能了解的事太少了！

正由于他心情是这样的矛盾，所以他这句话虽然未曾问出来，但直视着对方所流露出来的疑惑的神情，已经等于说了出来一样，而席泰宁居然十分缓慢地点了点头。

刹那之间，病房中静到了极点，两个人，互相可以听到对方的呼吸声。

席泰宁等于已经回答了原振侠的问题：是的，我中了降头！

原振侠在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之后，思绪自然乱到了极点。他首先想到的是：什么叫“中了降头”呢？

“中降头”，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说法，意思就是为“降头”所害了。

然而，“降头”又是什么呢？

原振侠不能算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他所知的，只是比普通人略为多一点而已。

他知道，“降头”有着丰富无比的内容。这时，他也无法一一细想，他只是概括地想到了一点：那是一种通过巫术的、法术的，或者是种种不可思议的法子，去达到目的的过程。

而“中了降头”，就是被这种种法子所害，而受害的人，后果可以有几百种！

席泰宁中的的是什么降头？他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看来，他这样严格地要求对他的身子做彻底的检查，不是无缘无故的。他中的降头，是不是某种毒药，会使他死亡？

沉默维持了至少有三分钟，首先打破沉默的，反倒是席泰宁。

他苦笑了一下：“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来找你的原因，因为我知道，你曾经有过不少奇异的经历，尤其是在巫术方面，你也有过深刻的研究……”

原振侠也苦笑了一下：“你是说，你……被一种巫术所害……会怎么样？”

席泰宁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会……生一种怪病，然后，很快就会死亡。”

原振侠紧蹙双眉，摇了摇头。

那实在是很难令人相信的事！

席泰宁陡然激动了起来，声音有点嘶哑：“你不信？你应该相信的，为什么不信？”

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：“我没有说我不信，事实上，我曾经历过更不可思议的事。

但是，我对你的情形全然不了解，怎可以有肯定的反应。”

原振侠这几句话，说得十分诚恳，席泰宁望了他片刻，激动的神情渐渐平复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如果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是无法用普通的常理来理解的话，那么，从你进医院的第一天起，你就应该把我当作朋友，把一切全告诉我，而不是什么都不说！”

这几句话，很有点责备的意味在内。席泰宁叹了一口气，口唇抖动了几下，才苦涩地道：“我以为……凭借现代医学技术，总可以检查出什么来的。谁知道……什么也查不出来！”

原振侠缓缓地道：“照常理来解释，什么也查不出来，就是什么事也没有。”

席泰宁连连摇头：“不，不，一定有的，我知道我自己——中了降头。”

原振侠没有搭腔，等着他进一步说，他自己是如何“中降头”的情形。

可是席泰宁神情不定，好几次欲言又止，像是十分为难，又故意避开了原振侠的眼光，也转换了话题：“我们是不是应先确定一下，什么是‘降头’，再……说起来，就比较容易明白一点？”

对于席泰宁的这种态度，原振侠自然不是十分欣赏，但是他还是耐着性子道：“这个问题，只怕全世界没有几个人回答得出来。或许，花上大量人力物力，可以有一定的结果，但那一定是厚册的巨著，绝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明白的！”

席泰宁现出十分失望的神色来：“我认为你至少对这类事，有一定程度

的研究！”

原振侠听出他的话，对自己的常识是一种挑战，他不想在这个自称“中了降头”的神秘人面前示弱，所以略想了一想：“据我所知，‘降头’的内容十分复杂，追溯起来，源自中国云南、贵州一带苗人和夷人所使用的‘蛊’。那是一种离奇怪异的方法——培植一些现代科学无法理解的物质或细菌，并且可以通过人体情绪的变化，控制这些物质或细菌数目的增多或者减少！”

原振侠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才停了一停。对于刚才，类似教科书那样的“文体”，连自己都感到有点好笑。

可是席泰宁却十分用心地听着，还表示了他的意见：“是，有一位先生，当他年轻的时候，就有过一段关于‘蛊’的经验，我详细看过他的记载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好得很，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一方面，约略地提一下就算了。‘蛊’有许多种，每一种，都通过十分复杂的方法以达到目的。或许是由于自然环境的缘故，蛊术不曾向北流传，而向南流传，传入了东南亚一带，缅甸、泰国、马来亚，甚至印度，都是蛊术流传的地区。而在那些地区的中国人，就把蛊术统称为‘降头’，实际上，两者之间，内容很有不同之处！”

席泰宁连连点头。原振侠的这番话，显然使人知道，他对“降头”并非一无所知。

原振侠又吸了一口气：“事实上，降头的内容比蛊术还要丰富，结合了当地的法术、巫术、咒语，应用的东西也更多，连死人都包括在内，甚至牵涉到了灵魂学。在众多的各种各样的降头之中，就有一种通过神奇诡异的方法，可以使施术的人，控制一个儿童或者少年的灵魂，替施术者服役！”

席泰宁发出了一下呻吟声来：“是的，这种降头，叫作‘养鬼’。”

（“养鬼”是十分可怖的一种降头术，降头师要去偷盗才死的幼儿的尸体——死亡不能超过一天一夜。然后，在一个极隐密的所在，对童尸作法念咒，通过一种极其神异的力量，使得死者的灵魂由施术者控制。）

（在施术者成功地控制了死者的灵魂之后，再埋起尸体。那个被控制的灵魂，会随着施术者的心意，去做许多只有灵魂才做得到的事，例如超越时空、迷惑人的情绪或者害人等等。能力的强弱，端视施术者的法力高低而定。）

（“养鬼”这个降头术，高深莫测，而且防不胜防，自然也是用来刺探秘密的最佳方法。）

席泰宁的反应来得如此之快，可知他对“降头”也有一定的认识。

原振侠挥了挥手：“所以，最简单来说，各种各样的降头，是蛊术、巫术和法术的结合，是玄学研究中的一大课题。因为有关降头的一切，绝不是任何现代科学能解释的！”

席泰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由衷地同意了原振侠的说法：“是！”

原振侠望着席泰宁，有关“降头”的最简略的说明，他们都同意了，那自然该听席泰宁，讲他自己的事情了。可是席泰宁却不出声，先是呆坐了一会，然后，又走到那盆黑色的花的面前，嗅了嗅花香，才道：“这盆花的土名，叫作‘克娃克娃’，意思就是‘天堂’。天堂花，是任何降头师梦寐以求的宝物！”

原振侠皱了皱眉，他想到，席泰宁还是不愿意谈他自己的事。这自然令原振侠感到不快，他没有表示什么，心想听他讲讲这种奇异的天堂花的来历也是好的。

同时，原振侠心中也相当疑惑。这盆天堂花，看来自有一种巫术上的妖异之感，既然是任何降头师梦寐以求的宝物，怎会在这里出现呢？席泰宁的身分是什么？

难道他本身就是一个降头师，而中了另一个降头师的暗算？

席泰宁背对着原振侠，继续缓缓地道：“天堂花的最大特点是，它有剧毒，极其罕见，只生长在十分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在热带森林或者热带沼泽之中。由于它本身的毒性如此之甚，在它生长的一百公尺范围之内，是全然没有虫蚁毒蛇的。它可称是植物界的毒物之王，甚至有毒的动物都避而远之！”

虽然席泰宁所说的话十分新奇有趣，原振侠有闻所未闻之感，可是他还是咳嗽了一下，表示了一些不耐烦。

席泰宁缓缓转过身来：“它的毒性经过降头师的处理，是可以控制的。”

原振侠“哦”地一声：“那就变成一种毒降头了？”

席泰宁纠正了一下：“可以变成几十种不同的毒降头，而且每一种，都是毒降头中十分厉害的！”

原振侠皱了皱眉：“席先生，我们的话题，原来是你中了降头……”

席泰宁叹了一声，略微停了片刻。可是他并没有理会原振侠温和的抗议，仍是自顾自说下去：“它的花瓣、花枝、花蒂、花蕊——雌蕊和雄蕊、花根，都可以变成不同性质的毒降头。而中了‘天堂花’制成的毒降头之后，也只有‘天堂花’可以破解。”

原振侠耐心地听着，正当他想再一次，请席泰宁回到原来的话题去时，席泰宁突然说了一句令他为之一怔的话：“我中的，就是有天堂花成分在内的毒降头！”

他这句话，说来相当平静，但语气却十分肯定。原振侠在一怔之后，道：“你刚才说，天堂花可以制成毒降头，也可以破解毒降头。你现在有了一盆天堂花，那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原振侠的话，自然是无可辩驳的——中了毒，现在有了解药，那还有什么问题呢？

席泰宁停了一会，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，只是道：“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肯定，自己是中了天堂花毒降头？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当然想知道，我也有些奇怪。通常来说，中了降头的人是不会知道的，更不会知道是中了什么样的降头。你何以会如此肯定？是下降头的巫师告诉你的？”

席泰宁侧着头，像是在想着如何措词才好。隔了一会，他才道：“由于降头术在我们那里相当盛行，所以……”

原振侠挥手，打断他的话头：“你们那里是什么地方？”

席泰宁对这个问题，仍然没有正面答复，他只是说：“反正是降头术十分盛行的地方就是了！”

他的这种态度，使得原振侠感到十分奇怪。

他这样闪烁其词，目的自然是想隐瞒他的身分。可是他连国家的名字都不肯说出来，那未免太过分了一些！难道他说了自己是马来亚人，他的身分就会暴露了吗？除非他是极其显赫的要人！

但如果真是如此显赫的话，说不说国家的名字也是一样的。例如印尼总统，谁会认不出来呢？

原振侠没有追问下去，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，表示心中的不快。

席泰宁自顾自讲下去：“利用降头术害人既然十分通行，所以，一般来说，如果环境许可的话，也都会有降头师做保护人，以免被降头术所害。”

原振侠道：“你大可以说得直接一点，富贵人家或是显赫人物，都聘有降头师来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庭，是不是？”

席泰宁“唔”地一声：“可以这样说。”

原振侠没有再说什么。席泰宁有着十分特殊的身分，这一点是不必怀疑的了，他的气度，他对金钱的如此挥霍和不在乎，都早已证明了这一点。他在“他们的地方”，自然也属于聘有降头师的那一个阶层。

席泰宁吸了一口气：“自然，首先是我自己……的一些经验，使我想到，我有被人施以降头术的可能。然后，再由……”

原振侠再次打断他的话头：“你的经验是什么？它既然导致你中了降头，应该十分重要！”

席泰宁现出了一点愠怒的神色来，道：“请你别打断我的叙述！”

原振侠毫不客气：“请你注意一点，是你主动要向我说关于你的一切的！”

席泰宁的神情更是愠怒，急速地来回走动，看来像是想藉来回走动，来遏制自己的怒意。

原振侠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等了一会，席泰宁才恢复了常态：“那个经验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绝不会讲出来的。请你不要再提及它，好不好？”

对于席泰宁的态度，忽然有了那么大的转变，原振侠自然不好意思再继续坚持下去。

他道：“好，那由你来决定！”

原振侠可以推测到，那段“经历”一定不是令人愉快的事。因为席泰宁在怒意渐敛之后，现出的那种戚然的神情，十分深切。

席泰宁接了下去：“在我自知有中了降头的可能之后，就有一个和我十分接近的降头师，检查我是不是真的中了降头、中的是什么降头。那位降头师的……资望十分高，一般的降头，他都可以施以破解术。最初，他检查的结果是我没有中降头，但是他接着又告诉我，有几种极厉害的降头，是检查不出来的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：“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！检查不出你中了降头，就是中了最厉害的降头！”

席泰宁这次，倒没有愤怒，只是冷冷地望着原振侠，像是原振侠说了最无知的话一样。原振侠在他冷峻的目光注视之下，笑不下去，只好听他继续说。

席泰宁干咳了一下：“那位降头师告诉我，例如用天堂花配制的好多种毒降头，用普通的检查法，就一点迹象也没有，必须用特殊的检查法才能觉察。”

原振侠作了一个“那你当然接受了，其它特殊的检查法了”的手势。

席泰宁点着头：“你不可能想象，特殊的检查法是多么复杂！我必须咽下好几种毒蛇的血液，和生吞一些你听也没听说过的怪虫的内脏，还要和一个新死的妇人亲吻……”

席泰宁的神情十分认真和古怪，原振侠本来忍不住要开他一句玩笑：“幸好不是和一个新死的妇人做爱！”

但是他想了一想，连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，觉得那实在

太恶心恐怖，所以就没有讲出来。

席泰宁在继续着：“我还必须在一种特殊配制的药水中，浸上十多个小时。在通过了那些检查法之后，肯定了一点……我确然是中了天堂花配制的毒降头。”

原振侠“哦”地一声：“太不幸了，征状是什么呢？如果是呕吐的话……我想任何人在有了这样的……经历之后，呕吐是不足为奇的。”

席泰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不是呕吐，而是这里——”

他说着，伸手指了指自己的头顶。当他指向自己头顶之际，原振侠仍愕然地看着他，不明所以。

席泰宁指着他自己的头顶，走了几步，来到窗前：“请过来看。”

原振侠走了过去，仍然不知道要看什么。席泰宁道：“拨开我的头发，看我的发旋部分。”

每一个人的头发至少有一个发旋，有的人甚至有一个以上的发旋，这是十分普遍的生理现象。

虽然为什么会有发旋，科学家也说不出确切的原因来，但既然席泰宁有这样的要求，原振侠自然照做。席泰宁的头发十分浓密，他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在头顶近后脑的部分，有一个发旋。

席泰宁一直在用相当平静的语调在说话，可是到了这时，他的声音却不由自主地有点发颤：“看到没有？发旋下的头皮有一块是黑色的，深黑的黑色！”

原振侠看到了，但是他有点不同意席泰宁的形容。那黑色的“一块”头皮，不过小指甲般大小，作不规则的圆形，其黑如漆，看起来十分奇特。

原振侠摸了一下，放下手来：“或者，那是你与生俱来的胎记？”

席泰宁挺了挺身子：“绝不是！在特殊检查之前，降头师就告诉我，如果我中了天堂花毒降头，结果就会在发旋之下的头皮上，现出黑色的斑点来，那是中了毒的证明，结果果然如此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也不禁黯然。如果席泰宁所说的全是事实的话，那么，他的确是中了降头——一种由天堂花配制而成的毒降头。

席泰宁叹了一口气：“由黑斑的大小，那位降头师，甚至可以推测到降头发作的时间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略顿了顿：“他推测的时间是一年，现在，已经过去了……九个多月。”

原振侠怔了一怔：“为什么过了那么久，才来医院想办法？”

席泰宁苦笑了一下：“来医院想办法，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！天堂花配制的毒降头，只有天堂花才可以破解！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心情并没有因此而紧张。席泰宁早已说过这一点，而房间中还有一盆天堂花在，而他又有一个十分有资望、道行极高的降头师帮助他，那么，破解毒降头，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。

可是，席泰宁的情形似乎又不是如此简单。原振侠心中所不明白的是，他不知道在有了天堂花之后，对于破解毒降头还会有什么关键问题？

席泰宁叹了一口气：“查出是中了天堂花毒降头，唯一的破解方法就是用天堂花。可是天堂花是十分罕有的东西，不是说有就有的。当然，我们立即就开始寻找，出了重赏征求，可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一点结果也没有！”

原振侠指着那盆花：“现在你终于有一盆了，只一盆还不够？”

席泰宁又苦笑了一下：“你大概可以知道，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。虽

然我深知降头术的确存在，但是我也想过一个问题：现代科学是不是可以解释降头呢？譬如说，我中了降头，这就表示有某种毒素，潜伏在我的身体之中，而在一定的时间内就会发作。

于是，我想，通过严格的检查，应该可以检查出来……”

原振侠点头：“这就是你来这里的原因！”

席泰宁略摇了摇头：“做详尽的身体检查，很多医院都可以做到。我到这里来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你，原振侠医生！”

原振侠感到了受恭维：“谢谢你！”

席泰宁叹了一口气：“你有过许多怪异的经历，甚至知道巫术的恶毒诅咒也是事实。

我想，降头术再奇妙不可思议，也不会比诅咒可以实现更甚！”

这种说法，原振侠表示同意：“是的，降头术要凭借一些实实在在的物
质，不像巫咒，几乎全是精神力量在起作用。”

席泰宁接上了话题：“在等待寻找天堂花的过程之中，我也曾做了多次检查，可是什么也查不出来。我在这里所接受的检查……”

原振侠感叹地道：“不可能再详细的了，绝对没有什么潜伏的毒素存在。”

席泰宁向自己的头顶指了一指：“如果我不将事情详细告诉你，你一定会拒绝检查我发黑的头皮的，是不是？”

原振侠呆了一呆，才道：“当然，现在，你的意思是，既然中毒的征象，是头皮上的黑斑，毒素可能也在黑斑之中，所以要检查一下？”

席泰宁抿着嘴唇，点了点头。

原振侠摊了摊手：“何必呢？你不是已经有了天堂花了吗？可以破解毒降头了！”

席泰宁来回走了几步：“是的，后来终于找到了一株天堂花。昨天晚上，专程送来给我的，同时，那位降头师也来了，天堂花是他亲自护送来的。”

席泰宁讲到这里，忽然道：“你是不是要见见这位降头大师？”

他在提到“降头大师”之际，语气相当尊敬，原振侠不禁大感兴趣。他曾见过各种各样的人，连新几内亚岛上的大祭师也曾打过交道，可是却未曾见过正式的降头师。尤其，这位降头师还是十分有资望的！

他立时答应：“好啊，请你安排一下！”

席泰宁道：“不必特别安排，他就在我房间里。”

原振侠“啊”地一声，病房是特等的，分开起居室和卧室。原振侠一走进来，就被那盆黑色的天堂花所吸引，接着，席泰宁就在他的身后出现，所以，虽然讲了许多话，原振侠也不知道卧室中还有人在。

席泰宁的话一说完，就向着卧室：“史奈老师，请你出来一下。”

卧室中传来了一下低沉的答应声，接着，就走出了一个人来。

原振侠期望的是一个面目阴森诡异、身上挂着死蛇、颈际悬着人头骨这样的人。可是他向自书房中走出来的人看了一眼，心中大是讶异，那人全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样子！

那是一个身形矮胖的中年人，半秃头，面色红润，一副十分平庸普通的样貌。身上的衣着也一点没有什么怪异之处，是一套半旧的灰色西装，更没有什么古怪的东西作为装饰。

这样的一个人，如果不是事先经过特别介绍，绝不会叫人把他和任何

怪异的事情联想在一起，只会当他是一个十分平常的小商人。

那人来到了席泰宁的面前，面向着原振侠，伸出手来。他的手倒是又大又红润，原振侠和他握着手，他道：“我叫史奈，是一个降头师。”

原振侠知道，在降头术盛行的地方，降头师有着极崇高的地位。

这一点，从刚才席泰宁称他为“老师”，也可以证明。

而且，要是得罪了降头师，他要是玩点什么花样，弄一些甚么降头在你身上，那可也不是玩儿的。所以原振侠也连忙自我介绍：“我叫原振侠，是一个学西方医术的医生。”

史奈讲的是相当生硬的英语。他们互相自我介绍了之后，史奈才道：“你和……席先生的谈话，我已经完全听到了！”

他在称呼“席先生”之前，略微犹豫了一下，像是对这个称呼不是很习惯。

原振侠的思考推理能力相当强，他立时可以肯定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，是由于史奈平时不是用“席先生”这样的称呼，来叫席泰宁的。而如今使用了这个称呼，自然是为了不想暴露席泰宁真正身分之故。

原振侠虽然想到了这一点，可是却并不表露什么，只是道：“席先生让我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……”他不再客套下去，立时切入话题：“天堂花已经有了，看来医院的责任已经完了！”

史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：“天堂花的毒降头，只能用天堂花来破解，这是我一直知道的。这株天堂花，是我从一位老降头师那里得来的，他在给我这株天堂花的同时，却又告诉我进一步的情形……”

史奈讲到这里，向席泰宁望了一眼。席泰宁双手抱着头，神情苦涩。

这种情形，令原振侠心中疑惑。

史奈再吸了一口气，才道：“天堂花的各种不同部分，可以配制出各种不同的毒降头来。例如说，用雄蕊配出来的是一种，用雌蕊配出来的又是另外一种……”

原振侠听到这里，已经听出一点道理来了。是以他不由自主，发出了“啊”的一声，打断了史奈的话，但立时又道：“请继续讲下去！”

史奈道：“我想原医生已明白了，用哪一部分配制的毒降头，必须用花的哪一部分来破解！”

原振侠想到的，正是这一点！

史奈的声音十分无可奈何：“而我们无法知道席先生中的，是哪一种天堂花毒降头。

我的检查法，只能查出他确然是中了天堂花毒降头而已——而且，绝不能一部分一部分来试，因为天堂花的每一部分都有剧毒，一试不中，毒性发作，必死无疑！”

原振侠也不禁怵然，这种情形，很使他联想起一些惊险影片中的场面：一颗等待拆去的定时炸弹，有五根不同颜色的电线，剪去其中某一根，炸弹就会失效。可是绝不能剪错，一剪错，炸弹就立即会爆炸！

原振侠在想了一想之后问：“机率是多少？”

史奈并没有回答，席泰宁已经道：“几乎是天文数字比一！”

原振侠不明白：“怎么会呢？”

席泰宁道：“天堂花，一共可分成十七个不同毒性的部分……”

原振侠道：“是啊，那也只是十七比一！”

史奈接口道：“毒降头在配制时，可以只用一部分，也可以使用两部分、三部分或四部分……”

原振侠不禁怔呆，用十七这个数字任意组合，可以有多少个组合？这真是接近天文数字了！他不禁无话可说。

史奈道：“其实，机率是没有意义的。就算是二比一，也不能乱试，因为还是有一半可能是中毒死亡，而不是破解毒性……”

原振侠表示同意：“唯一可靠的方法，是把中的是哪一部分的毒找出来！”

史奈点头：“是！”

原振侠知道困难的所在了：席泰宁中了天堂花毒降头，他也有了一株天堂花可以破解，但是却无从下手。他也知道了史奈和席泰宁的意图：“两位的意思是，把有黑斑的头皮详细化验检查，同时再化验天堂花的各部分，看看是不是有同样性质的毒性，就可以确定用哪一部分来破解？”

席泰宁道：“你还有更好的提议吗？”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请两位注意几点：第一，出现黑斑，只是一种现象，未必有毒素在黑斑之中。”

席泰宁和史奈都不说什么。

原振侠又道：“第二，如果所中的毒降头是复合性的，由于复合的可能太多，绝对无法在天堂花中，找出同样的由于复合而形成的毒素来。就算花上极长的时间来研究，只怕至少需要一千株天堂花才够用！”

史奈用力挥了一下手：“在数学上，是有‘组合’的公式的。我曾请人计算过了，十七的任意组合……”

席泰宁喃喃地道：“接近天文数字！不过，希望只是单式的，而且黑斑上有毒，这就简单了！”

他在这样讲了之后，又强调了一句：“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！”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，试探着提议：“向席先生下降头的，自然也是降头师，为什么不设法在对方身上，得到毒降头的资料？”

史奈摇头：“这种想法太天真了。下降头的人，目的是要席先生死，他怎会肯透露资料给我们？”

原振侠忍不住想说一句：“难道没有法律吗？”可是他却没说出口。因为把“降头”和“法律”相提并论，实在是十分可笑的事。两者之间，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可言，全然无关！

原振侠想了一想：“化验一下有黑斑的头皮，是很简单的事，现在就行？”

席泰宁道：“自然愈快愈好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好，我通知手术室和化验室准备。”

席泰宁作了一个“请立即进行”的手势。原振侠又向那株“天堂花”望了一眼，就走出了病房。

当他离开病房时，他有着离开了一场噩梦的感觉。而且，忍不住在心中苦笑。

这实在是一件矛盾之极的事。在这一家设备先进、有着各类专家的医院中，出现了一个降头师，和一个中了毒降头的“病人”，而医院中的一切，对这个“病人”竟然无能为力！

这种情形，如果传了出去，可能成为全世界医生的笑柄。可是，看起

来，降头术却又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！

他用力摇了摇头，回到办公室，吩咐了有关方面准备。然后，他再到病房，把席泰宁带进手术室。

在头皮上割下一小片来，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小手术，但也得先把头发剃光，进行消毒。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，切下来的一小片，看来是纯黑色的皮肤，立即被送进了化验室，原振侠也参加了化验工作。

三小时之后，原振侠走进特等病房。剃光了头的席泰宁戴着一顶帽子，和史奈一起，用十分焦切的眼光望向原振侠。

原振侠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带来的是坏消息。化验的结果是，除了黑色素高度集中之外，没有任何发现！”

席泰宁倒在沙发上，仰脸向着天花板，一声不出。史奈则不断地走来走去，几次停下来，看看席泰宁，欲言又止，又继续踱步。然后，来到了那株天堂花之前，盯着，一动不动。

整个病房之中，充满了极其难受的沉默。

原振侠首先打破了沉默：“站在现代西方医学的立场，我还是要说，席先生的身体健康，绝没有任何中毒的现象存在！”

史奈闷哼了一声：“再普通的降头，也不是西方医学所能查察得出来的。降头术和西方医学，完全是两回事！”

原振侠道：“我承认这一点，但既然没有毒素潜伏，如何会致人于死呢？”

史奈翻了一下眼睛，在这一刹那，他看起来真有点阴森之感：“我只是说西方医学查察不出，并没有说没有毒素。毒素可能深入在单一的一个细胞之中，到时才迅速地蔓延。”

原振侠觉得有辩解一下的必要。

他想了一想，尽量使自己措词温和：“这种说法，似乎不是医学的范围了！”他自认这是最温和的语调了。

史奈立即道：“怎么不是？癌细胞不也是从一个开始的吗？所不同的，只是发作时间的快慢而已。人体有多少亿个细胞，绝对无法对每一个细胞都进行检查的！”

原振侠没想到史奈貌不惊人，但是词锋却十分犀利，他不禁为之语塞。

在这时，席泰宁忽然跳了起来，不耐烦地道：“别争了，趁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，我回去，去见巴枯。”

席泰宁口中的“巴枯”，听起来像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原振侠自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。

可是史奈显然知道，因为他一听得席泰宁这样说，面色和神情在刹那之间，变得难看到了极点！

席泰宁的神情也不见得好看，原振侠由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所以也不便说什么，一时之间又沉默起来。过了好一会，史奈才用十分难听的声音道：“去见……他，一点用也没有。”

席泰宁却立道：“本来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事，至多也还是没有办法！”

史奈的声音更加干涩：“请你注意两件事！第一，他是使你……”

史奈才讲到这里，席泰宁突然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，他说得十分快，而且所使用的，根本是原振侠所不懂的一种音节十分快速的语言。他在说了